

汉字美学研究刍议:以若干词学核心概念用字为例

朱崇才*

〔摘要〕“汉字美学”是汉字学与文艺美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综合。“汉字美学”概念的提出,是希望打破“专业”的门墙,在更高层面上恢复中国学术研究“文史哲”一体化的传统。其研究对象,是美学视阈中的“汉字”和汉字学视阈中的“文学话语”。汉字美学研究包括理论与应用这两方面的内容,其前者主要包括汉字美学的理论前提、在场背景、概念范畴体系、逻辑起点、理论观点等;后者主要包括“汉字谱系学”、“汉字图像学”、“汉字叙事学”、“汉字情感学”、“汉字的感性显现”等内容。词学核心概念证所用的“雅”、“婉”、“约”等汉字及其家族谱系,可以作为汉字美学研究的个案例证。

〔关键词〕汉字美学;学科交叉;汉字学;文艺美学;文学话语;词学

汉字美学,是汉字学与文艺美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是横跨这两个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具体而言,是从“哲学-美学”特别是文艺美学的层面,研究作为文学话语结构重要元素的汉字;同时也是从汉字学的角度,研究以汉字文本为主要形式的文学话语及其结构和蕴涵。

众所周知,文艺美学从“感性直观”这一哲学角度,研究作为艺术的文学;而汉字,是华夏先民创制的以“文”为主、以“字”为辅的“文字”(“汉字”的正式名称应是“华夏文字”,可简称为“华文”)。我们认为,从汉字学与美学的交集这一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可以开辟中国文艺美学研究的新领域,并为汉字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或生长点。本文以词学核心概念用字“雅”、“婉”、“约”等为例,阐述我们对于“汉字美学研究”的一些看法和设想,希望专家学者们给予批评指正。

一、研究对象:美学视阈中的汉字与汉字学视阈中的文学话语

如前所述,汉字美学研究的对象,涉及到汉字、美学和文学,而与汉字学、美学、文艺学的研究对象重叠交叉;但是,汉字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就是上述三学科研究对象的简单重叠、相加或重复;汉字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特定的视阈背景中,从特定角度的进行研究,从而有特定的研究对象:

首先,汉字,作为汉字美学的研究对象,和作为汉字学研究的对象,具有不同的含义。前者是在哲学—美学的视阈中,将汉字作为文学话语结构的重要元素来进行研究;而后者,则是在语言文字学的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97。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词美学研究”(13BZW023)阶段性成果。

视阈中,将其作为一般的语言文字的对象。也就是说,汉字美学的研究对象,既是汉字,也是汉字所构成的文学话语;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汉字和文学话语,而是特定意义上的汉字及文学话语。

其次,汉字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汉字”(美学视阈下的汉字),也包括“文学话语”(汉字学视阈下的文学话语),包括文学话语的文本用字、这些用字所构成、所涉及的字辞谱系,乃至整体的话语结构。也就是说,汉字美学研究,既属于汉字学研究,也属于文学研究。那么,这两种研究及其对象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这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一个“问题”。就“经史子集”四部而言,现在被归入“文字学”、“音韵学”、“语言学”、“文艺学”的种种学科及其研究对象,其大多数内容,正是“文史哲”一体的“经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随着西方“科学”的引进,文史哲分家,“语言文学”(注意“文字”已“被离场”)进一步分为“语言文字”、“文学”两大类,而这两大类又分为许多不同的“一级学科”乃至“二级学科”,汉字学、文学、美学,遂成为各成体系、壁垒森严的一门门“专业”。分科别业,构建专门之学,这无疑是学术的一大进步;但是,经史子集,本来只是按形式要件区分的,其结构从逻辑上讲,也并非四部并列,而是经学为“经”,“子史集”为纬,“子史集”用来承载、证明、补充、阐释“经”,是“经”的一个部分或附庸,即所谓“文以载道”,“经”是道的文本化,而“子史集”则是这一文本化的延伸与拓展。近代以来,四部重新分化组合为文史哲各学科,这种进步的代价,则是各专业局限于自筑的门墙,“专”则专矣,“业”则趋于自我封闭。就汉字美学而言,从汉字学角度研究文学,从文艺美学角度来研究汉字,本应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学术虽已开始分科,但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大家,其相关学术研究仍然是美学、文学、历史学、汉字学等浑然一体,并不能按今天的标准将其归入哪一家、哪一个学科。但现在的学术体系,则片面地强调了“不同侧面”的部分,而忽视了“同一事物”的另一面。我们之所以提出“汉字美学”这一概念,其愿景之一,就是为了打破“专业”的门墙,在更高层面上恢复中国学术研究“文史哲”一体化的传统。如果以“正反合”来描述这一学术的进展,那么,中国古代文史哲一体的学术传统则为“正”,近现代的学科详细分类、构建不同专业可视为“反”,而“汉字美学研究”,作为交叉综合的研究,则应属于“合”。

现以词学核心概念用字“雅”为例,具体说明汉字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有何特殊性:

“雅”,是词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抽象概念。自李清照《词论》、张炎《词源》提出“雅正”之说,历经元明清七百余年,词坛悉奉“雅正”、“醇雅”等概念为词学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来研究“雅”这一“课题”——《诗经》中有作为诗之体的《大雅》、《小雅》,这属于“文体学”研究;《毛诗序》有“风雅颂赋比兴”之“六义说”,有“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的解释,这是带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训诂学”研究;“雅”,相对于蛮夷戎狄、甸服荒野、民间世俗,代表着华夏文化、王朝礼乐、官方高雅意识形态之正统,其乐歌称之为“大雅”、“小雅”,其话语则称之为“雅言”,其礼乐称之为“雅乐”,这是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方向的拓展。作为汉字学的研究对象,“雅”字相对地比较简单——甲金文中未见,较早出现的是秦文雅(《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法12),《说文》卷四上说云:“雅,楚鸟也,一名鸞,一名卑居,秦谓之雅。从隹,牙声。”^①可见,“雅”的本义原是一种鸟,这与“王政”、“华夏”、王朝礼乐、“高雅”有何关系呢?我们认为,这必须从“乌、雅、华、夏”这一谱系的字源及原初文意考索。而这一考索,仅从文学或汉字学的角度,是无法完成的,但若从上文所述“汉字美学”的角度来进行,则似是一条可行的路径。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对此已经有了初步的尝试:“古言乌呼,今音阿哈,皆读喉声麻韵,故孳乳为雅,与乌之古音同。……大小《雅》者,即《史记·李斯传》所谓秦人‘歌呼乌乌’之音。《汉书·杨恽传》‘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师古注曰:‘乌乌,

^①许慎:《说文解字》,续古逸丛书影宋本。

秦声,关中旧有此曲。’今乐剧秦腔犹如此,周京本秦地,故以雅为中原正音。”^①循陈氏的思路,笔者从“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这一美学视角,对于“乌、雅、华、夏”这一汉字谱系进行了初步的考索,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先秦古籍中,‘华、夏、雅’三字在一定场合常可通用。这三个字,再加上‘乌’字,从上古到现在,其读音相同或相近,其义则有一‘交集’——都与‘日’有关。……日,是天人沟通的使者,上天唯一能达于人间者,为日光。乌(甲金文突出其张喙仰天对日雅雅而叫之态),雅(乌的形声写法,秦人方言),华(日之精华凝于植物者),夏(从日从页从手从足,象人注视或膜拜太阳,突出其人头奇大,或表示所见所感对于情绪的巨大影响),皆强调主体面对太阳这一对象,直观其对于人类的‘本质’属性——光明灿烂、生命之源,形成同一概念,随着直观场景不同,而用不同的图像表达同一个与‘日’有关的观念:动物为‘乌’、‘於’、‘雅’,植物为‘华’,山为‘崑’、‘𡵓’(合30424),用以测量太阳运行的仪器为‘华表’,发声为‘鸣’、‘呼’、‘兮’,构成语言系统为‘雅言’,族群为‘夏’,族人所聚为‘厦’,季节为‘夏季’,文化影响所及者则为‘诸华’、‘诸夏’,复言之则为‘华夏’,其礼乐制度的特征为‘雅正’,诗歌乐舞名为‘大雅’、‘小雅’、‘九夏’。‘乌雅华夏’,声韵相同或相近,同是表达对于阳光灿烂的强烈情绪反应——故秦之地,千百年来仍有‘信天游’等对于太阳的欢呼‘呼儿嗨哟’,其发声三千年来稳定如一。乌雅华夏所具有的‘赤’、‘大’、‘中’(初文为日光下之旗及影,一说为测日圭表——引者注)‘正’等义,其实亦都与‘日’有关。‘日’是贯穿‘乌雅华夏’和‘赤大中正’这两个相似性家族的红线和灵魂。”^②这一研究及结论,如果仅从“文艺学”和“汉字学”的层面,是无法完成的。这就是之所以有了文艺美学和汉字学,我们还需要“汉字美学”的一个原由。

二、研究内容:理论架构及其前提、背景和应用

确定了研究对象及其视阈,则对于这特定对象研究的实践及成果,可构成“研究内容”。我们认为,汉字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应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汉字美学的基本理论架构。汉字美学,既然是文艺美学与汉字学的交叉综合,自应有区别于上述两学科的理论架构。这一理论架构,应具有自身的逻辑自洽性,具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系统;应在这一系统的层级结构中建构其核心概念并上升为范畴,并操作这一特定的概念范畴,建构汉字美学的基本理论及观点。这些理论及观点似应包括:

1. 汉字美学的理论前提。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要素,并非迟至所谓“轴心时代”才形成,而是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就已奠定。可以将这一时代称之为“前轴心时代”。这一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先民们创造了以城邦、金属工具、汉字等为代表的诸多文明成果。换言之,前轴心时代的汉字,其创制的路径、成果、使用、发展、变化,特别是其堪称“逻各斯文字中心主义”的“文字崇拜”,对于包括中国美学、文学、艺术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于这一传统的本质、路径、结构及其后续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汉字美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并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前提。

2. 汉字美学的“在场背景”。这一命题研究汉字美学的当下背景。我们认为,对于此前的文艺学,“语言学转向”的深层背景就在于,其内在核心是‘语言’的重要作用”,而在当下,“关于汉字研究的深厚传统,则提示着‘美学文字学’的诞生,即以汉字文字学的眼光,重新打量中国美学的特质”,“中西美学的根本差异,则集中于语言文字。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具有的特殊‘不可通约性’在美学上具有深刻的表现。汉字的独特性质,呼唤着中国美学的‘汉字学转向’”。^③与这一命题相关的研究内容包括:“汉

①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36—37页。

②朱崇才:《汉字图象还原与文学接受的一个缺环——以词学核心概念“雅”字为例》,《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

③骆冬青:《论中国美学的“汉字学转向”》,《湘潭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字学转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汉字学转向”的可能性空间,“汉字学转向”对于文学理论的影响,等等。上一世纪中后期,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提出要解构西方延续数千年的“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并以古埃及象形文字为例,初步论述了这一重大问题。遗憾的是,德里达不是汉字学专家,不懂历史同样悠久,且是惟一延续至今,并将惟一地继续延续的图像文字“汉字”,他所提出的任务,对于他自己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汉字美学的概念范畴体系。首先,需要研究的是这一概念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骆冬青教授认为:“汉字美学的逻辑起点是字形。字‘形’构造了汉字的‘图’、‘象’;‘文’成为构‘形’的特殊效果。这种字‘形’,集纳了丰富的感性特征,来自中华先民对世界的‘本质直观’。研究形成、创造汉字的结构的人类体验和感悟、洞察和直观的‘前理解’,正是美学的应有之义。基于字形乃最初始、最重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地图’。有了汉字字形为‘地图’,可以回归中国文化原来的‘家’。‘字形’是汉字的本质属性,汉字的‘声音’则与‘汉语’相关,汉语的单音节形成了汉字音韵的一些重要特征。由‘文’到‘字’,显示了汉字在声音上如何由‘字形’向着表音‘文字’的进展。对汉字声、韵、调的研究,既与其语义相关,又与非语义性质相关,两者都表现了汉字在声音上的审美特性。汉字的意义,则与‘形’、‘声’相关。对‘指事’、‘会意’造字的分析,表明汉字意义生成状况的复杂性。‘言有尽而意无穷’,正可概括汉字‘字形’生发的‘意义’状态。而形、音、义的激荡,确立了汉字意义的生成界限,也为汉字美学留下了无尽空间。”^①逻辑起点是一个概念范畴体系中最重要“元元素”,有了这个起点,我们就可以在文艺美学和汉字学的现成概念术语的基础上,归纳演绎出诸如“图像”、“构形”、“符号”、“初文”、“本义”、“部首”、“谱系”、“指事”、“象形”、“直观”、“生成-还原”等相关概念在汉字美学理论体系中的新含义,并以若干核心概念为范畴,构建具有层级结构的理论体系。

4. 汉字美学的理论观点。汉字美学在构建概念范畴体系的基础上,可操作这些概念,提出一系列在相同问题上有别于文艺美学和汉字学的理论观点。例如,在我们已经发表的论文中,除上述“汉字美学的逻辑起点是字形”等观点,骆冬青教授还提出,“图象先于声音”^②,“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地图”^③,“象形意象交融是汉字审美符号的存在方式”^④;除上述“前轴心时代的汉字是中国文化之源”等观点,笔者还提出,“在既有的‘意义’、‘部首’、‘声韵’三大类汉字谱系的基础上,可以建构汉字的‘美学谱系’”^⑤,“汉字图像还原是文学接受的一个重要环节”^⑥;董春晓提出,“中国画的表现方式与汉字的思维表意方式有内在联系,中国画的许多艺术特征可以从汉字思维的特点中找到最初的来源”^⑦。当然,这些理论观点,只是我们的初步探索,其中有许多问题,仍需讨论或争辩。

第二,汉字美学的应用架构。汉字美学的概念范畴系统及其理论观点,可应用于研究对象的各个层面,形成立体的、相互支撑的理论应用研究格局。其中主要应包括:

1. 汉字谱系学。研究汉字,可以一个一个地研究,也可以将其置于一定的家族谱系结构中去观照研究;而在一定的家族谱系结构中研究汉字,特别是在其相互关系中进行研究,相对于单个汉字研究,可以提高发现新问题的概率。例如,上述“乌雅华夏”汉字家族,在“美学谱系”的框架中,特别是在“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的背景中,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雅”充当主体与“日”之间的中介关系,是背负太阳来去人间的使者,是“殷勤为探看”的“青鸟”,是太阳神子孙的代言人,“雅”的“正”、

① 骆冬青:《汉字美学的逻辑起点》,《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

② 骆冬青:《图象先于声音——论汉字美学的根本特质》,《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③ 骆冬青:《汉字美学的逻辑起点》,《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

④ 骆冬青:《象形、象意交融是汉字审美符号的存在方式》,《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




⑤ 朱崇才:《汉字美学谱系的建构及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⑥ 朱崇才:《汉字图像还原与文学接受的一个缺环——以词学核心概念“雅”字为例》,《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

⑦ 董春晓:《论汉字思维对中国画表现方式的建构》,《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

“高”、“大”、“明”等含义,是在与同家族成员的互动中逐步生成的,并且也只能置于在家族谱系的环境中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阐释。^①汉字谱系学,即应分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起关键作用的那些汉字谱系家族,并在此一研究的基础上,厘清汉字谱系构建的标准、方法和谱系列表。笔者《汉字美学谱系的建构及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一文,对此已作了初步的探索。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起关键作用的那些汉字谱系家族”,例如“人(天、仁、文、美)、中(國、表、圭、正、大、光、明、史、吏、事)、“丝(幺-幼-幻、玄-畜-弦、-幽-兹-樂-顯-濕、糸-系-约-红-孫)”等,笔者有另文专论,此处从略。

2. 汉字图像学。如果说,“字形”是汉字美学的逻辑起点,那么“图像”则是汉字美学的中心话题。“汉字图像学”首先应研究文艺美学领域中与汉字有关的“图像转向”问题^②,研究“语言学转向”、“图像转向”及“汉字学转向”三者间的关系。其次,汉字图像的“生成-还原”、汉字图像的构形、汉字图像的拓扑变换、汉字图像的当代意义、汉字图像与艺术设计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都可作为汉字图像学的研究内容。前述笔者《汉字图像还原与文学接受的一个缺环——以词学核心概念“雅”字为例》一文中,即以同一图像家族三个分支“A金乌负日、B日乌山、C日乌桑”为例,论述“从仰韶文化陶器到汉代画像砖,从远古传说到汉代神话,持续数千年”的三个分支图像与汉字“乌雅华夏”家族的关系,并在其基础上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概念用字“雅”,给出了“字源学”的重新阐释。^③

3. 汉字叙事学。“叙事”是文艺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事”、“象形”、“会意”在汉字学中属于“六书”,而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则属于“叙事”的范畴。例如,对于“婉约”之“约”这一词学概念的核心用字,笔者认为:“‘婉约’是词学核心范畴,‘婉约’之‘约’所含‘幽远隐绰玄’诸义,可自‘糸-幺-玄-幽’谱系中寻绎。‘幺、玄’初文同,为‘蚕吐丝’之象。《说文》说‘玄’字为‘象幽而入覆’。‘幽’应为‘蚕上山吐丝’之象,所指为‘蚕室’,‘入覆’即‘宀覆’、‘穴覆’,为蚕室‘交覆深屋’之半地下室形制。‘约-糸-幺-玄-幽’谱系所含‘幽、远、赤、黑、隐、绰、玄’诸义,即来自蚕室这一特殊场景。”^④“约”来自“玄”,“玄”的初文是对于“蚕上山吐丝”这一事件的叙述。其作为一个完整“事件”元素,全都具备:主体“蚕”,谓语动词“吐”表述过程,状语“上山”描述场景,事件的结果是“丝”,而“玄”字 (粹816)、 (父癸爵)、 (吴方彝)之构形,则突出“蚕吐丝”这一事件的特殊本质属性——作回环往复“8”字形。这一事件及其本质属性决定了“丝(幺-幼-幻、玄-畜-弦、-幽-兹-樂-顯-濕、糸-系-约-红-孫)”这一庞大家族共同“基因”;在这一家族此后的发展变化历程中,这一特殊“基因”所蕴涵的意义不断地表现出来,其中也包括词学核心概念“婉约”之“约”所含的“幽、远、隐、绰、玄”诸义。^⑤

4. 汉字情感学。我们认为,“汉字是有情感的。……汉字的创制和发展,有一个‘模板’,这模板就是人自身及其对象世界。汉字的构形寓意,描绘了人和对象世界的形象,表达了主体的思想、情感和逻辑。例如,天字 (孟鼎),画一立于天地之间的人,并突出其大脑袋以表示‘天’,将抽象的‘天’这一概念表达得既庄重又可爱;保姆的‘保’字 (合18970),是一人反手背负幼儿,充满了对于婴幼儿的疼爱之情;卿卿我我的‘卿’字 (小子舒簋,卿,嚮),是两个人相向跪坐,中间是一个食器,表现了温情脉脉的生活场景。”^⑥汉字的“情感”,还可举“婉”字为例:“‘婉约’为词学的核心概念,‘婉’的含义,可从‘𠂔-宛-婉’的谱系中寻绎。‘宛’训‘卧’,在甲骨文及金文中,系由两个或一个弯曲的人体所构成的象形字。‘宛’含有‘屈、曲、圆、转’等义;‘宛’从宀从𠂔,由宀(馆室)这一部件,增加并引申有

①参见朱崇才:《汉字美学谱系的建构及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②关于“图像转向”,可参见:杭迪:《西方视觉文化理论的图像转向——以米歇尔为中心》,《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12期。

③朱崇才:《汉字图像还原与文学接受的一个缺环——以词学核心概念“雅”字为例》,《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

④朱崇才:《词学核心概念“婉约”之“约”的汉字美学谱系分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⑤详见朱崇才:《词学核心概念“婉约”之“约”的汉字美学谱系分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⑥朱崇才:《汉字之美》,《文史知识》2015年第4期。

‘深、幽、凄、清’等义；‘婉’从女从宛，增加了‘顺、丽、变、媚’等义。‘宛、婉、惋、怨’等宛族字，可与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字组成诸多双音节词，并进一步组成四音节词组，用以形容描写对象，或用以评论词人词作，并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选择出‘婉约’一词，作为词学的核心概念。”^①也就是说，词学核心概念用字“婉”所蕴涵的各种感情色彩，其源头即来自“弯曲的人体”，不论是两个人抑或一个人，都代表了一定的情感：或者是两个人之间亲密或怨偶关系，或者是一个美的观照对象。主体对于人自身特别是对于人的身体，有着最强烈的关注，引发强烈的情感。创制汉字的先民们，对于人自身投入了最多的情感，古代常用汉字系统中，从“人”或人的身体部件的字种，占据了绝对优势，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5. 汉字的感性显现。众所周知，美的定义之一，即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汉字以感性的形式，直接显现于历代的甲骨、金石、竹帛、墙壁、纸张、屏幕之上，这一感性显现甚至形成了一门专门的艺术——“书法”。但是，汉字的感性显现，不仅仅以“书法”为研究对象，而重要的是，是要研究汉字的这一显现与其“器物载体”的关系，研究作为主体的书写者的心灵与这一显现形式之间的契合、矛盾或张力。因此，“汉字之美不光在书写中呈现出来，也在制作中展现出来。它们不仅具有个性鲜明的风格美，也具有传播符号的功能美和形式美。可见在书法研究话语所涉及的对象之外，是存在着汉字的多种多样呈现形式之美的。”^②

以上我们讨论了汉字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关于汉字美学的意义及可能性、研究方法、汉字美学已取得的成果及存在问题、对于汉字美学的展望等话题，我们将在以后的相关文章中继续讨论。

（责任编辑：邓晓东）

Aesthe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cusing on Characters Indicating Some Key Notions in Studies on *Ci* Poetry

ZHU Chong-cai

Abstract: Aesthe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endeavor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aesthetics and studies o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proposal of this concept is intended to break the boundaries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to restore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studie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t a higher level. This interdisciplinary attempt tries to pu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to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s and the literary discourse into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hilology in general and the studies on Chinese characters in particular. The research consists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s. The former mainly includes such aspects as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contextual clarification, system of conceptual categories, logical source, and theoretical views; the latter includes genealogical, graphological, and narratological studies o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motions embodied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ir effects on human senses. Such characters indicating the core concepts in the studies on *ci* poetry as *ya* 雅, *wan* 婉, and *yue* 约 constitute good cases in point for the aesthe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aesthe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studies on Chinese characters; literary aesthetics; literary discourse; studies on *ci* poetry

①朱崇才：《论“婉”：词学核心概念的字源学谱系分析样例》，《南京师大学报》2014年第5期。

②董春晓：《汉字形体历史呈现方式及其美学研究观念刍议》，《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